

散文诗·轻风物语

散文·岁月如歌

亚麻的天空

(外二章)

□王 剑

说说亚麻吧。

这穿越一万年时光的植物，挺身站在湿润的《诗经》里。与稻粟麦菽为伍，与暖暖的阳光为邻。披针状的叶子，涂着白霜。蓝色或白色的花朵，举着灯，也举着它全部的坦诚。

说说亚麻吧。

这人类最早的朋友，它用一生的时间，在做一慈母。

献出蒴果，献出油质的血液。然后，躺在水塘里，再泻出最后的筋脉和皮肉。这柔细强韧的衣料呵，包裹着烈日下的胴体，包裹着远走他乡的游子，也包裹着土层下的木乃伊。

可是，有谁知道，这耐寒、防腐的衣缝里，织进了多少母爱的温度？

亚麻画布

阳光明媚。让我们摊开一张画布。

生动的凹凸纹理，淡淡的亚麻清香，多么适合一个美女的构图。

阳光扑棱棱地落下来，落在蒙娜丽莎的脸上。蒙娜丽莎笑了。微翘的嘴角，笑容神秘、安详，又意味深长。这个皮货商的女人，内心一定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。那我们的画笔，就让她微笑，含有83%的高兴，9%的厌恶，6%的恐惧，外加2%的愤怒吧？

再来一张向日葵，高度要盖过凡·高种在篱笆边的那一株。圆圆的花盘，金黄的花穗，细碎的花瓣和葵叶，像火苗一样，在画布上跳动。花盘里阳光饱满。朵朵葵花高昂着笑脸，与太阳絮语。你说，向日葵是不是太阳留在大地上的孩子？

最后，让我们去捡拾几颗麦穗吧。湛蓝的天空中，飘浮着灰白色的云。田野一望无际。三个农妇正弯着身子，拾取遗落的麦穗。她们的眼睛，迷茫而浑浊。干瘪的乳房，无精打彩地垂着。她们的身后，是堆得像小山似的麦垛。但这些麦垛都与她们无关。

此刻，亚麻画布就是我们的史官。它收揽大地上的风物，也记下大地上的艰辛。

穿亚麻裙的少女

松树林醒了。

阳光为松林涂上一层金辉，又染红了露珠闪闪的花草、树木和果实。

一个穿亚麻裙的少女，坐在林边的长椅上，仰着脸，在谛听林中的鸟鸣。

她的脚下，是成片的木槿和菖蒲。不远处，一条小河潺潺流淌。

真美啊——

她就这样细细地听。如同一朵花，在听另一朵花开放的声音。如同河流的下游，在倾听自己的源头。

阳光照着少女光洁的脸庞，就像莲花溶进了无底的渴望。穿亚麻裙的少女，我喜欢你如此的静坐。但愿，我能成为你的夏季。

当时光老了，我会为你读一首温情的诗歌。我们共同回想，那松树林昔日的黄昏。



欢迎下载新闻客户端“沙澧河”，阅读副刊美文。本地作者投稿邮箱：13938039936@139.com；本版投稿联系电话：13938039936

如花的往事

□蓝莲

母亲喜欢花，我家的房前屋后、角角落落都是花。很多花现在已记不得名字，印象最深的是大丽花和波斯菊。大丽花硕大，层层叠叠的花瓣有序绽放，完全盛开的大丽花足有脸盆大，颜色艳丽，花瓣有点像睡莲，但睡莲娇俏她华丽，大有和洛阳牡丹比风范的势头。波斯菊是一种单瓣的花卉，它们一团团、一簇簇，迎着太阳竞相怒放，姹紫嫣红，甚是好看。

我最喜欢的不是这养在家里的花，而是那绽放在田地里、漫山遍野的向日葵。向日葵在阵阵春风、一场春雨中长出五六片叶子，像快乐的孩子，无忧无虑地成长。夏天到了，它那舒展的叶子多像一把把芭蕉扇啊！头顶上隐隐约约长出一个花骨朵——小小的绿色花盘。它的花盘一天天长大，终于看到轮子似的花朵。几十个黄色的花瓣围着花盘，花盘中间是密密麻麻金灿灿的花蕊。一阵狂风，一场暴雨，向日葵在风中摇曳，她的头却时时刻刻朝着太阳绽放。向日葵是我们那里主要的经济作物，我们家有两块田地，一块种小麦，一块种向日葵。当向日葵长到一人多高时，妈妈便开始了和向日葵的亲密接触。这时的向日葵除了头顶的花盘外，叶片下还会长出小花盘。妈妈走进这片绿色的海洋，在一棵棵向日葵间穿梭，注视着每一棵向日葵，把它叶片间的花盘、花枝清除。儿时的我跟在妈妈的身后，妈妈劳作我游戏，每两棵向日葵间的距离至少有六七十厘米，这样葵花才长得足够繁茂。我便在向日葵的绿荫下和小伙伴们捉迷藏、采野

花、挖野果、捉蚂蚱……看到妈妈麻利地打掉一个个向日葵花枝时，我也跑过来帮忙。我踮起脚学着妈妈那样，捏住一个向日葵花枝向下拽，花枝没打掉，向日葵叶片却把我的手和手臂划拉得火辣辣地疼。那一刻，我才明白，要想在夏日欣赏到那金灿灿的花海，要想在秋日收获那轮子似的向日葵是多么不容易，那一粒粒葵花子保存着母亲多少汗水和希望啊！

母亲的手非常灵巧，她特别喜欢剪纸，剪得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花和蝴蝶。我家的窗户上、柜子上、墙壁上，随处可见母亲的剪纸。母亲还喜欢采野花，她把采来的野花插在玻璃瓶和父亲喝过的空酒瓶里，家里便成了花的世界，弥漫着花的幽香。

我最喜欢和妈妈一起采野花了，因为家乡有很多叫不出名字的野花下都藏着野果或好吃的东西，当然，也藏着危险，因为有些野花、野果是有毒的。那一天，我发现了一大片紫色的花，它的每一片花瓣犹如紫色的小喇叭，20多片花瓣有序地簇拥在一起，且散发着幽幽清香，我刚要去采，妈妈制止住我伸出的手。妈妈说，这种花是蜜蜂最喜欢的花，蜜蜂们喜欢把它们酿的蜜储存在这紫色的小喇叭似的花房里，因此，这紫色小花里流淌的可是最纯正的蜂蜜。但采这蜂蜜花却相当危险，首先要提防被蜜蜂蛰住，想想也是，你来侵占它的家园，蜜蜂们当然要反抗、斗争了。第二，这种花的周围一般隐藏着“蛰麻子”或“刺刺牙”，小心被它们蛰住。“蛰麻子”是家乡的一种野生植物，不小心碰到它，碰到的皮肤便会又疼又麻，瞬间皮肤上还会鼓起红红

的肿块。“刺刺牙”也是一种野生植物，叶片墨绿色，坚硬的边缘处长出许多像针一样尖锐的触角，被它碰上一下，它一定会刺破你的肌肤，让你的鲜血流向它的叶片间。听母亲提到这两种植物杀手，吓得我望而却步，忙不叠地躲在一边，但眼睛仍盯着那危险的紫色。母亲看出我的不舍，便小心翼翼地采摘，幸好没看到蜜蜂。母亲仔细地排查着那两样植物杀手，当确信没看到这两种植物时，母亲便麻利地给我采了一大簇紫色的花，我连忙拔下几片紫色的“小喇叭”，果然，在小喇叭的白色细管处流出了粘稠的液体，还散发着淡淡的清香。我把这“小喇叭”放在嘴边吮吸，一股浓郁的香甜涌入嗓间。真的是纯正的蜂蜜。看母亲采花时没遇到危险，我也伸手去摘，母亲看到，慌忙去阻挡，不小心她的手臂触到一簇紫色，我看到母亲迅速缩回了手。刹那间，母亲的手臂又红又肿，原来那紫色的花团下真的潜伏着“蛰麻子”……

多少年过去了，这紫色小花还在我的眼前闪现，紫色的甜蜜和绚丽、迷惑和沉迷都流进我的记忆之河。

洒满阳光的村庄

□王秋霞

5月20日，我有幸参加市文艺评论家协会组织的采风活动，来到因“阳光三权”而远近闻名的郾城区李集镇老集村体验生活，见到了村支书李耀亭。李支书一见面就如数家珍地介绍起村里情况，看他健谈的样子，就知道是个“能人”。

李支书让我想到老一辈的村支书，那可是一代基层干部的典型代表。那时的老支书披个大马褂、抽着旱烟袋，干起活来是“好把式”，说起话来有底气。我带着对老支书的敬畏，加上本人也是某机关的支部书记，所以颇感亲切。现在能当好村支书真不简单，要处理好新形势下农村涌现的各种矛盾，还要带领村民共同富裕。李支书从2004年开始任职，都连任几届了，没有两把刷子，谁选他？李支书说：能让老少爷们服气咱，全靠我们党员行得正、站得直，只要有颗无私的心，干啥都能干好！我们在村组织中实施“阳光三权”，这三权就是“厘权”“履权”“监权”，把要办的事公布出来，列出职权清单，严格按程序办事，并把结果公示，村民们都没有怨言。加上我们积极想办法发展农村经济，村民很少有出去打工的，在家门口就把钱挣了。村上有几个建筑队，领着部分村

民到周边干活，还有两个“孢香菇”大棚，今年又建设了一个猕猴桃果园，都需要很多劳动力。村里基本没有“留守儿童”“空巢老人”等问题。

接着，他又领我们往村民家看看。他边走边向我们介绍，现在国家的政策好，实施精准扶贫，村上经过调查、筛选、投票，有3户贫困户，我们都给他们进行了危房改造，有劳动能力的帮助他们勤劳脱贫，没有劳动能力的村里兜底养起来，不让一家人落难。他领着我们走到一处新盖的平房前，指着房子说，我们给这家贫困户改造了新房。这家男主人50多岁，娶了个傻媳妇，还生了娃。女的不能干活，男的体弱多病，咱不帮他，他啥时候也盖不起房子。

说着我们走进院里，男女主人都在，见到我们，男主人一个劲地说：“党的政策好，让我们住上了新房，还给我们最低生活费，让我们不再为生活作难，活得有个人样儿了。感谢党、感谢政府！”

从这户人家出来，李支书继续领着我们参观，他说：大家选我当支书，我有责任让村里人都过上好日子，你们看这是新修的路，我们要在路两边挖下水道，美化环境，村民们都配合，主动移走了下水道线上的树，扒掉了障碍建筑。我们还要把这个臭水沟填平。说着他又指着一块空

沟地说，这里还要建个广场，让村民们晚上喝罢汤没事了，跳广场舞去。我心里想：农民的小日子越过越美了！李支书待人非常热情，采风临结束时还邀请我们去他家吃饭，说自家媳妇擀的蒜面条好吃着呢。我们婉言谢绝了。虽然没有见到支书的媳妇，也能想象到，她是个贤惠的好媳妇，为耀亭当好支书奉献了很多。

在新形势下，促进社会和谐，农村是关键。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特别是农村支部的作用不可或缺，而支部书记至关重要。如果说一个支部是一面旗帜，那么党支书就是这面旗帜的旗杆。从村里回来，我心情久久不能平息，想想我这个机关支书，总是不能沉下心去，干工作有点浮光掠影，比起把千头万绪的事处理得井井有条的李支书，真是相形见绌了。下一步，我将继续深化“两学一做”学习教育，立足岗位，敬业奉献，争做党员队伍的“排头兵”，扛起基层党组织的大旗。

